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Wang Yucheng's Thought from Bai to Du

Na Lu

Qilu Culture Research Institut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014, China

Abstract

Wang Yucheng mainly learned from Bai Juyi and Du Fu when he was writing poetry and prose, and his learning process can be summarized from Bai Juyi to Du Fu. Trace back to its origin, because of similar childhood experience, the same ambition of Confucianism and banished official experience, he first learned to imitate Bai Juyi's poetic writing skills. But the great ideal of making a name for oneself in history and the "subordinates show loyalty to the monarch or respect for those they admire" buried deep in his heart made Wang Yucheng mainly turn to learn the people's things and broad feelings that Du Fu showed in his poetry and prose creation. In a word, Wang Yucheng's poetry writing process can be summarized as a dynamic transformation of poetry writing skills to poetry themes.

Keywords

Wang Yucheng; poetry writing; the thought development

王禹偁由白入杜思想发展嬗变研究

芦娜

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 中国·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

王禹偁在进行诗文创作时主要向白居易和杜甫学习, 他的学习过程可以概括为由白入杜。追溯其渊源, 因类似的幼年经历、志向相同的儒士情怀和惨遭贬谪的仕宦经历, 其首先模仿白居易的诗文创作技巧, 但留名青史的远大理想和深埋内心的“藜藿意志”, 使王禹偁转向学习杜甫诗文中展现的民胞物与的宽广情怀。概而言之, 王禹偁的诗文创作过程是由诗文创作技巧转向诗文主旨的动态转换。

关键词

王禹偁; 诗文创作; 思想发展

1 引言

王禹偁, 字元之, 济州巨野(今中国山东省菏泽市巨野县)人, 他独特的三起三落仕宦经历以及在他著作中折射出来的人格魅力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学子。严羽在《沧浪诗话》中曾言:“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王黄州学白乐天,杨文公、刘中山学李商隐……唐人之风变矣。”^[1]那么,这样一个“家本寒素”^[2]的寒门学子又是向谁学习得以成为宋代一巨擘?通过宋人记载的只言片语及其《小畜集》中的明确记载,可以得知,白居易和杜甫是他的主要学习对象。

【作者简介】芦娜(1996-),女,研究生在读,从事先秦两汉文学研究。

2 “本以乐天为后进”:心理认同下的诗歌艺术传承

王禹偁曾在任成武县主簿时所作的《送鞠仲谋序》^[2]中曾提及:“家本寒素,宅于澶渊。梁季乱离,举族分散。叔父没于客而葬博关,太夫人又旅葬于济。”在这次战乱中,王禹偁的叔父死于兵祸,草草葬于雷夏(即雷泽,今属中国菏泽),他的伯父也客死博平(今属中国聊城)。在王禹偁的幼年时,全家颠沛流离地来到济州(今中国巨野县),当时的困窘情境在王禹偁的文集中表述十分明确:“以乞丐自给,无立锥之地以息幼累。”(《送鞠仲谋序》)^[2]在其十几岁时,王禹偁读了《白氏长庆集》,其对白居易的生平有了一定的了解,幼年生活的相似必定会在他的心中留下一定的印迹。

在为官的历程中，二人都担任过左拾遗、翰林学士这两个官职。身为左拾遗这样的谏官身份，为民请命，通过自己的能力让君主知晓百姓们生活的艰难困苦是其本职所在。白居易最看重其讽喻诗，如《观刈麦》^[1]中的“复有贫妇人……闻者为悲伤。”王禹偁因其幼年经历，对百姓的疾苦感同身受。在《对雪》^[2]中推己及人，其大概内容是：岁末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雪使得王禹偁想到戍守边疆的战士在寒冷的天气中是否可以抵挡寒冷，与自己的生活相比，那些怀着报国热忱的战士们可能只会落得一个马革裹尸的下场。鲜明的对比使得王禹偁为民请愿的心再一次受到了洗礼。

王禹偁在朝堂上荣耀过，荣耀到被面赐金紫，赐封柱国^[4]，但淳化二年因庐州女尼道安以奸事诬告左散骑常侍徐铉一事，王禹偁因决心抗旨为徐铉雪诬，触怒太宗皇帝，被贬商州团练副使。第一次遭到贬谪的王禹偁心中百感交集。来商州时，他随行带了许多书籍，在这些书籍中，王禹偁常读《史记》《杜工部诗集》《白氏长庆集》。除此之外，他着道袍，与僧人交往，如“还许幽斋暂相访”（《赠赞宁大师》）^[5]。这些社交活动和书籍给予了王禹偁莫大的精神安慰。二贬滁州时，同样因其个性的刚直惹怒了众人，但这次的贬谪事件似乎并没有使他产生太多的激愤心理。在《滁州官舍二首》（其一）^[2]中，有着这样的记载：“俸外不教收果实，公余多爱入林泉。朝簪未解虽妨道，宦路无机即是禅。”这是其在贬谪的艰难困苦时期写下的人生宣言。三贬黄州时，王禹偁的心境似乎更加平和，他自己筑了“无愠斋”“睡足轩”，也写下了《黄州新建小竹楼记》这样的名篇。经过了多次贬谪的王禹偁在心态上逐渐接受了白居易贬谪时期所奉行的“知足保和”的态度。相似的人生经历使王禹偁在诗文创作初期学习白居易的诗文写作手法便不难理解了。

忧国忧民、为民请命、忠君爱国这几个语词的内涵被王禹偁和白居易身体力行地坚持着。《轻肥》中对于当权者衣食精美，而地方偏远的衢州却是人吃人的惨状进行了明显的对比描写。“意气骄满路，鞍马光照尘”^[1]与“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1]的强烈对比使得阅读这篇作品的“读者”心灵受到强烈的冲击。这样的思想主旨也同样蕴含在王禹偁的作品中，在《对雪》^[2]中“河朔民”“边塞兵”与“苍生蠹”的鲜明对比虽然比不上衢州人吃人的惨烈，但仍然有十分鲜明的对比感。“因思河朔民，输税供边鄙……又思边塞兵，荷戈御胡骑……多惭富人术，且乏安边议。”^[2]这便是儒家

士大夫“为民而作”的典型作品。

白居易与元稹、刘禹锡的唱和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记载十分明确，也被众多的文人骚客传为一段佳话。王禹偁也多有和友人的唱和之作，其唱和之人有罗处约、晁迥、张咏等人，作品如《次韵和仲咸感怀贻道友》，其中与罗处约的唱和之作被传为一段美谈。在王禹偁知常州时，罗处约知吴县。两县相距不远，又因二人为同年应举，两人的情谊十分深厚，互相约定日赋五题为取两制之任。《官舍书怀呈罗思纯》发出了“公暇不妨闲唱和，免教来往递诗筒”^[2]的倡议。

白居易一直奉行的诗歌创作原则是通俗，通过常见的语词以及娓娓道来的叙事方法为人们所接受，著名的《长恨歌》《琵琶行》都有这样的显著特点。这样的作品在《小畜集》中同样也存在着。例如，《喜雪贻仲咸》中先讲述了恰逢下雪才有诗兴作诗的前提，随后描述了雪下时的洋洋洒洒的情境，再“卒章显其志”地道出“今日使君吟望好，一车飞絮醉寒帷。”^[2]再如，《赋得南山行送冯中允之辛谷治按狱》更是明显的叙事笔法，先是道出了“商山三月花如火，草树青葱雨初过”^[2]的时间、地点，随后历叙与冯君送别的场面，最后再点出“为君高唱南山行”的目的。写法上的类似使得二人的部分诗歌结构十分相似。

白居易在《与元九书》^[3]中曾说：“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在《寄唐生》^[3]中也表达了“非求宫律高，不务文字奇”的宗旨。在《〈新乐府〉序》^[3]中也曾经谈及：“其词质而径，欲见之者易喻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些文学创作主张在王禹偁的作品中同样也存在着，如在《答张扶书》^[2]中：“句之易道，义之易晓。”且《〈畚田词〉序》^[2]中写到：“其词取乎俚，盖欲山民之易晓也。”总而言之，二人都致力于使诗歌以及文章写得通俗易懂。

3 “敢期子美是前身”：心灵膜拜下的诗歌主旨传承

杜甫身上有较为浓厚的儒家“忠君”思想，以社稷为重是他系念民生疾苦的出发点与落脚点，对于这一点，虽然王禹偁不达杜甫所在的高度，但在他身居高位时秉笔中却饱含深情。可以看出，他在追随着杜甫的步伐，看到汴京的大雪，想到了彼时彼刻戍守边疆的士兵，想到了彼时彼刻衣不蔽体

的穷苦百姓,且在《君者以百姓为天赋》这篇作品中直接阐明了以民为本的思想理念,王禹偁这种追随杜甫民胞物与的情怀是难能可贵的。

创新是任何事物持续发展的源动力,是事物发展的根基。在诗歌创作中,杜甫发展了两汉乐府民歌“写时事”的优良传统,创立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在“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6]的宋代,作为一名关心国计民生的儒士,王禹偁同样有着想要开辟出一条新路子的想法,如他在《日常简仲咸》^[2]中一语道出了“子美集开诗世界”的观点。前人都只注重杜甫诗中吸取了前人的优点及他自身集大成的贡献,但没有意识到杜甫因为其学力深厚从而影响“宋调”的道路,从这一点来说,王禹偁的确是两宋尊杜第一人,或许有宋一代尊杜的诗风便在这里埋下了伏笔。

杜甫的自传诗传统较多地被王禹偁所继承,杜甫的诗歌创作可以说是全部围绕他曲折的生活经历展开的,在人生旅程每一个重要阶段都写出了回顾性的长篇作品,如《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壮游》等。其中,《壮游》^[7]中的“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王禹偁在贬谪商州时期也学习了杜甫写成了《谪居感事》^[2]的五言古诗,如“光阴长砉砉……甲科登汉制……折腰称小吏。”在这首五言古诗中跟随时间轴的旋转,由自己初次“释褐”一路上荣耀再到“失脚下青云”,一个小官吏的悲愤无奈之情溢于言表。在著名的《三黜赋》^[2]中也采用了这种自传的写法,“一生几日?八年三黜。始贬商於,亲老且疾;儿免未乳,呱呱拥树……今去齐安,发白目昏;吾子有孙,始笑未言。”

古往今来,自屈原开拓出来的“骚人情节”^[8]影响了一代又一代身怀葵藿之心的士大夫们,儒者以孝事君,进思尽忠,退思补过。杜甫在民族存亡系于一发的时刻,他的“忠君”思想和爱国爱民的情怀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对社稷和人民的最终关切,是他忠君爱民的核心内容。即使遭贬谪后,亦终身无一言怨对君上,这是他被称为“诗圣”的重要因素。王禹偁同样怀有着“致君望尧舜,学业根孔姬”^[2]的远大理想。可惜事与愿违,他屡经政治漩涡,仕宦生活并非一帆风顺。在贬谪商州时,因商州多灾,“今秋洛南县蝗,又大水,夏旱,秋雨雪”(《自嘲〈序〉》)^[2]。王禹偁对于人民生活的艰难十分痛心,他不顾自身困窘的处境发出了“时政苟云失,生民亦何辜”(《秋霖》)^[2]的呐喊。王禹偁尖锐地

指出,官府政事上有失,上天示警,但百姓是无辜的,上天应惩罚那些贪官酷吏,不应该把灾难降临在无辜的百姓身上,他看到民不聊生的现状,但官吏们仍在鱼肉百姓的场景感到万分痛心。在晚年知黄州时,咸平二年冬天黄州出现的两虎相斗的反常现象,王禹偁心里愧疚难安,向真宗上书,请求处罚自己:“此皆臣化人无状,布政失和,合真常刑,亦当自劾。”(《上真宗论黄州虎斗鸡鸣冬雪之异疏》)^[2]通过这两个较长的时间节点,可以得出,不论王禹偁是初任官场,还是历遭贬谪,他都保持了初心,有儒家士大夫的风范。

杜甫创立了“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乐府,白居易后来接过杜甫的这面旗帜继续生发,所以从根源上说王禹偁学的是杜甫写时事的路子。关于王禹偁学习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在前面已经有叙述,这里不再赘述。虽然是写实,但杜甫以时事入诗含有泪水和深情,具有运笔如椽,令人为之神动心摇的感染力。正如他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7]中说:“杜陵有布衣……穷年忧黎元,叹息肠内热。”在他失意飘零的一己悲怆里,交织着思君恋阙的忠心和民生疾苦的关注。王禹偁追随着杜甫的写实手法,如《赁宅》^[5]中提到的“老病形容日日衰,十年赁宅住京师”的窘境。再有《诏知滁州军州事因题二首》(其一)^[2]中的描述:“晓直银台作侍臣,暮为郎吏入埃尘……时清郡小应多暇,感泪君恩养病身。”当再次被贬时,恰逢圣宠隆厚,再次贬谪的苦闷滋味想必不太好受。在诗中用“朝”“暮”二字更能体现出政治风云的变化无常,在结尾也只能宽慰自己说趁着这次机会来颐养自己饱受病魔摧残的身躯。这篇作品虽纪实,但细细品味其中的意蕴,可以解读出王禹偁彼时的心情。

4 “由白入杜”动态转换原因探析

本为“磨家儿”的王禹偁在十一二岁时熟读白居易的《白氏长庆集》,白居易所追求的“首句标其目,卒章显其志”(《新乐府序》)^[1]较为固定的写诗套路,便于王禹偁少年时期不太成熟的创作,且在“开口揽时事,议论争煌煌”^[6]的宋代,从李昉、徐铉到宋白、苏易简等人,太宗朝的翰林学士几乎由清一色的“白体”诗人担当^[9],所谓“上好是物,下必有甚者矣。”^[10]走上仕途一路是学士们的最佳选择。在官场中的王禹偁常思民间疾苦,即使历经多次贬谪,虽有消沉之时但仍初心不改。在著名的《三黜赋》^[2]中更是留下直白的宣言:“屈于身兮不屈其道,任百谪而何亏?吾当守正直兮佩仁义,

期终身以行之。”这直白却又震撼人心的宣言与杜甫在《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7]中所说的“葵霍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有异曲同工之妙。“葵”“霍”这种植物的本性便是向着太阳，无论它们历经怎样的风吹雨打，都仍然朝向原来的方向。唐宋时期文人对于举进士、做制造、修史书、知贡举四事最为看重^[4]。这四件事无一不需要深厚的学识、纯正的道德品行，经历了圣宠荣衰的王禹偁有着同样的想法，留名青史的愿望盘旋在他的脑海。在《览照》^[2]他自豪地說出：“他年文苑传，应不漏吾名。”

5 结语

作为北宋著名谏臣、文学大家的王禹偁，影响了其后一代又一代人。欧阳修在《书王元之画像》^[11]中是这样叙写的“想公风采常如在，顾我文章不足论。”王禹偁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他自身的人格魅力闪闪发光，其一生创作中最主要的学习对象是白居易和杜甫，且其学习过程可以说是一个由浅入深的动态转换。幼年遭遇的相似、白诗语体风格的通俗易懂，使得王禹偁对于唐代这位先贤的好感颇深。在贬谪的日子里，他努力学习白居易的“知足”思想以消解自身的苦闷，但随着人生阅历的丰富，怀有葵霍之心且想要留名青史的王禹偁

不再单单满足于学白，他向着影响白居易诗风的鼻祖——杜甫，进行学习。杜甫的忠君思想、民胞物与的宽广胸怀、开拓创新的自立精神、饱含深情的写实笔法，深厚的学养功底等，使得王禹偁的志趣慢慢专注于学杜的路子上，如果说学习白居易可能停留在比较浅显的层面，那学习杜甫便是真正进入了诗界醇厚的局面之中。

参考文献

- [1] (宋)严羽. 沧浪诗话 [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4.
- [2] (宋)王禹偁. 小畜集 [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05.
- [3] 龚克昌, 彭光. 白居易诗文选注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4.
- [4] 潘守皎. 王禹偁评传 [M]. 济南: 齐鲁书社, 2009.
- [5] (宋)王汾. 小畜外集 [M]. 长春: 吉林出版集团, 2005.
- [6] 刘德清, 刘菊芳. 欧阳修传略 [M]. 南昌: 江西人民出版社, 2012.
- [7] 邓魁英, 聂石樵. 杜甫诗选 [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 [8] 范永锋. 论王禹偁的骚人情节 [J]. 商洛师范专科学校学报, 2004(01):49-51.
- [9] 陈元锋. 宋太宗朝翰林学士述论 [J]. 文学遗产, 2010(04):41-54.
- [10] 崔高维. 礼记校点 [M].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2000:201.
- [11] 施培毅. 欧阳修诗选 [M]. 合肥: 安徽人民出版社, 1982.